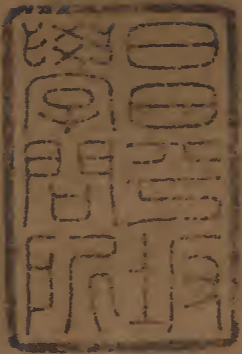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卷末



漢書門			
八	二	九	類
一	六	三	函
一	〇	三	架
一	六	三	冊

內閣文庫		
三	八	漢
五	四	書
二	二	函
六	九	架
二	六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29
冊數	16 (4)
函號	275 19

卷末
共十二卷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目次卷四

榕城東峯李國華編輯

魯傳中

臧孫氏

隱天魚于棠

僖廿夏大旱

十年臧孫辰卒

齊為紇田

孟孫氏

莊伐於餘丘穀

肅籍

公子驅卒

文二年祀爰居

襄廿武仲如晉

昭廿昭伯如晉

文叔假會葬

高士展禽仕魯

傳附

三紇奔邾

四哀廿晉將伐齊

七年徐伐莒

公風

魯

公風

十公孫敖卒

五十歸敖之喪

襄三卜郊檀弓

五十向戌聘

九十仲孫蔑卒

昭公如楚併公

一十盟禚祥

四十仲孫矍卒

哀十何忌卒

五十成叛及齊平附

叔孫氏

五僖茲如牟

六十茲卒

文十狄侵齊併敗狄穀

五宣得臣卒

六十齊聲孟子

襄四豹如晉國

九札聘

昭取鄆國

叔孫歸

四年叔孫豹卒

五年舍中軍

仲至自齊

一十士鞅聘國補入末

三十媯如晉

四十媯至

侯犯之叛

十定園郟

州仇如齊

季孫氏

七莊十友如陳公

六僖十季友卒

文行父如晉

八行父如齊

昔弒庶其國

成立武宮

取鄆

五行父卒國

七年城費

一十作三軍國

五昭舍中軍國

襄十作林鍾

九廿取卞國

七昭日有食之

季孫宿卒檀弓

九年築郎圃
十日有食之
定意如卒

六年圍鄆公
東城啓陽
季孫斯卒

七十康子卒附國語
南蒯之叛

昭十
慙奔齊
三弓圍費
四十南蒯叛

陽虎之叛

定五囚季桓子
六年公侵鄭
斯如晉

虎又盟公
七年歸鄆陽關
國夏伐我賈誼新書

八年公侵齊
公侵齊
國夏伐我賈誼新書

八年從祀先公公二
執得寶玉大弓公韓非淮南

東門氏

宣八遂如齊
十會于穀
成十仲嬰齊卒

叔盼氏

宣十叔盼卒穀
成八嬰齊如莒
十卻雙聘國

十公孫嬰齊卒
襄十會向
二十叔老卒

昭二叔弓如晉
五叔弓卒
二十叔鞅卒

三叔鞅卒無傳
九叔詣卒無傳

晉

晉

春秋左國公穀分國紀事本末卷四

魯傳中

臧孫氏

榕城東峯李國華編輯

隱公五年

春公矢魚于棠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

物不足以講大事祀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

以章物采謂之物軌法物采也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

講事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

取材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

蒐擇不孕者苗除害苗也獮以殺為名

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

公

之無所 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時
 講武也。三年猶大習治兵始治。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徒數車
 其事振旅治兵畢整衆而還。昭文章明貴賤。君大夫士車服旌旗各有文章
 械及所。昭文章明貴賤。貴者先殺所以明上下之貴賤
 獲也。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射音石。古之制也。若
 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
 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
 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魯境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驅卒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

敢忘葬之加一等。大夫書卒不書葬加命服之一等

桓公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成申納于太廟。傳非禮也。臧

哀伯子僖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

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大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衮冕黻珽珽玉帶裳幅逼鳥衡紃聒上絃橫紃延延皆以

昭其度也藻率音律以韋為之以藉玉王五鞞鞞鞞鞞

上飾鞞鞞鞞繫厲游嬰鞞大帶厲帶之垂者游旌昭其數也

下飾鞞鞞鞞繫厲游嬰鞞大帶厲帶之垂者游旌昭其數也

火龍黼黻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

昭其文也

昭其文也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飾五色，錫鸞和鈴，昭其

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日月

辰畫於旂上，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

象天之明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

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

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

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

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

忘諫之以德

僖公廿一年夏大旱，傳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

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勸富民分財，賑乏此其務也。巫尪何為

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

也，飢而不害。以修省救敝，眼恤有方故

文公二年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祭

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

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祀非

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
 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
 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
 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
 帝嚳能序三辰，治曆以固民，教稼穡以安之。堯能單均刑法，以
 儀民，單盡均平儀善也。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堯洪水而殛死，禹
 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契勤其官，為夏
 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黑水

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堯而宗舜，祭天子于國丘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
 之後故禘黃帝，祖顓頊，舜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顓，後故禘祖禮同虞以商人
 禘舜，舜當為禘，禮祭法曰商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
 禘嚳而郊稷，嚳之父祖文王而宗武王，舜後虞思能帥
 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帥循也，報報 杼能帥禹者也，夏
 后氏報焉，杼少 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
 世湯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
 之光

春秋經傳集解

禮記

禮記

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民質也。質信也。有德于民，祭之而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民信也。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而不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燠，爰居爰居，居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

也。使書以為三策。

冊同三卿司馬司徒同空各書一冊

高士傳附初，展禽仕于魯。三黜不去，其妻曰：吾聞君子有二耻，

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禽曰：然。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已乎？及卒，妻誄之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夫子之諡，宜曰惠兮。於是門人從之，諡曰惠。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公與小欵，故書曰。

襄公廿二年傳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

用聖人仲多知時謂之聖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叔孫

得臣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國

之蠹也令倍其賦

年廿三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

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

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

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

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比

面重席新樽繫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獻酬

而通行而召公鉏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季孫失色

為旅季孫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

不從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

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

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

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饗盡舍旗使

享燕之具往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孟

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鞞莊子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昭公十四年 十一

也伯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

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

所也言秩為長子固所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季氏

之有力過于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喪主季

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

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夫子託言

莊子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

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

孫之愛我疾疾也志相順從為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

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

無日矣仲作不順于先而廢鉏鉏亦廢秩知禍將及已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

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

冬十月孟氏將辟穿藏藉除于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

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

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

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為姨生昆弟

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武仲

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昭公十四年 十一 公風堂

不弔近為宗遠為祧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

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

以納請遂自為也請自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

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

文仲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

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將盟臧氏季

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

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

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

孫曰紇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

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傳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

多則多矣戰功曰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少也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

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

將事之安寧將服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

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

不怨也廢長立少書曰念茲在茲言行事當常順事怨施也

昭公廿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昭伯會從凡

五年傳地以下為信與僭卜所為信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昭

伯起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伯與母弟叔孫

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昭伯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

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為賈

正焉賈正若計於季氏送計簿臧氏使五人以戈楯杖

諸桐汝之間桐汝里名蓋杖兵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

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

臧有惡及昭伯從公昭平子立臧會立為臧會曰僂句

不余欺也

哀公廿四年傳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帥曰昔臧文仲以楚

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

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

治戰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章齊大夫聞晉軍吏將進

往歲克敵禽顏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幸多矣又焉能進是

衡衛過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太史謝之

晉太史曰以寡君之在行軍牢禮不度敢展謝之終臧氏

魯有後于

公風堂

孟孫氏

莊公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無傳國而曰伐於餘丘

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

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邾君在此邑

而重之也

文公九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

二子焉叔服曰穀伯文也食養也子難音儼也收子也穀也

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七年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傳穆伯公孫娶于莒曰戴

已生穀其婦聲已生難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
 辭則為襄仲聘焉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
 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
 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
 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
 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也平之使仲舍之平公孫敖反之
 還莒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傳穆伯如周吊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焉
 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

立文伯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伯使
 無朝許教復國無與朝政聽命復而不出教故復三年而盡室以
 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
 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
 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請以卿禮葬弗許
 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
 也飾棺寘諸堂阜飾棺不殯示無所歸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
 惠叔猶毀衰毀以為請立于朝以待命以示許之書曰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為惠叔毀請且國故也國之公族故聽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為惠叔毀請且國故也國之公族故聽

歸葬視共仲制如慶父聲已不視惟堂而哭不視教喪

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

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毋失道何怨于人襄

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昔所生孟獻子愛之

聞于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

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遠禮不如

死一人門于句鉤一人門于戾丘皆死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

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夏正月

而郊郊而後耕分春今既耕而卜郊春分卜宜其不從也

附極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送終既畢疇布有餘家

方還四夫子曰可也○孟獻子禫縣設樂而不樂比御

而不入雖比次婦人當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

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傳宋

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

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

敢問間廁也

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昭公七年三月公如楚傳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

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傳孟僖子病

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

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

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

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云一命

而僮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

是鬻於是以致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

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

我若獲沒必屬說敬與何忌懿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

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

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

已矣

十一年傳一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

僚女為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

助遠氏僖子副妾之筵副俸反自稷祥宿于遠氏生懿

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廿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糴卒 僖子

哀公十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傳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

成伯洩 成宰公孫成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 也貧不圍牧

馬馬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 成守備嚴 乃反成有司使孺

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納 袒免

問 哭于衢聽共 聽命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 春王正月成叛 傳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成以通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見公孫成

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

貳乎 言子叛魯齊亦將叛子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

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

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糕媚

杏以南書社五百 二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 吳人加敝邑以亂齊

因其病取謹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

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

于贏 宿即公孫成贏齊地避魯也

叔孫氏

僖公五年夏公孫茲如牟傳娶焉茲戴伯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命聘于牟因自為逆

十六年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文公十一年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鄭

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

叔得臣繇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四人冬十月甲午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長三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

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魯郭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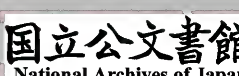
鄭瞞伐宋在春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御皇父充石

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
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二子穀甥牛父宋公於是以門賞郟班
使食其征闕門謂之郟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
如宣十年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桓十年齊王子城父獲
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鄭瞞由是遂亡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詞也一人而曰敗
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侏宥中國
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穀
斷其首而載之着見于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
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
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宣公叔孫得臣卒不書日公不與小歛
成十年齊聲孟子通僑如齊靈公母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
可以再罪奔衛亦問于卿

襄公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
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九夏一王夏二肆夏三韶夏四納夏五章夏六齊夏七族夏八陔夏九騶夏此蓋擊鐘而奏肆夏一名樊時邁也又韶夏一名遏執競也又納夏一名渠思文也為肆夏之三



拜工歌文王之三

文王大明綿

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一曲

一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叔孫奉君命嘉之乃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之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况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先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况使臣臣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

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先君之好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

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

詢，必咨於周。忠信之人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和或為每

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事當作難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

為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諏謀度詢咨周敢不重拜。

年廿九吳子使札來聘。傳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以壽終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

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

元昭年三月取鄆。傳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

魯伐莒，瀆齊盟。瀆慢齊一之盟請戮其使。時叔孫會號樂桓子鮒相

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以帶為詞

弗與，梁其錕。脛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

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

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以墻

喻已為衛而惡之。墻壞則露其惡若已不能衛國罪甚于墻吾又甚焉。雖怨

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

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

故裂裳示不相逆。示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

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忠信有是四者，又

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

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

汚汚勞事，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

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

從之？安靖賢能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

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

之，視遠如邇，疆場亦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

令也。三王五伯引其封疆，引正也而樹之官，立官以舉

有令德時

正封界

守國

之表旗，旗旗以表貴賤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

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姦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

諸侯逐競，競也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

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獲有？主齊盟者，誰能辯

焉？辯治也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言若吳濮有過于楚楚豈顧弭

兵乎？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

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于其社稷，可無亢也。不必去煩

宥善，莫不競勸，煩細事也于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

免叔孫。

國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李武子伐莒取鄆
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求貨
于穆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與梁其鯀謂穆子曰
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汝
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難我以貨私免是我
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誠復有
又可以私貨求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
免而成私欲乎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
或循之曰循效也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
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

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為戮何
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
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武子正卿夫棟
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于外而庇宗于內可也
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傳叔孫歸會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
阜曰阜叔孫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
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于外一旦于是庸何
傷賈古而欲贏而惡囂許驕反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

叔孫指楹也桓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年四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傳初穆叔去叔孫氏及庚

宗成十六年奔齊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

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

勝升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色黑而肩深目而緦喙號平

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

宣伯僂如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將存吾

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

歸不告既立立為卿襄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

姓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捧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

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

使為豎小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明齊大

親知孫相歸未逆國姜子明取娶之姜孟仲毋子故怒其子

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籓田獵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

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欲使叔孫為孟鐘為孟丙曰

爾未際接也未接饗大夫以落之以緦猪血既具使豎

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實聞鐘聲而

怪牛曰盍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怒將往

之子明牛蓋投其所忌

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牛又疆與仲盟不可

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工仲與之遊觀公官公與之環使牛

入示之。以環入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

叔孫曰何為白不見既自見矣。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

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

飢渴授之戈。洩叔孫宰牛不食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

為。言求食可得何必去牛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餽于

个。東西廂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為器个空十二月癸

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庶子媯公使杜

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南遺季氏家臣使

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路車主且盡卿

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

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

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

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

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

勲。書其名位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

以是廢三官也。三官書之而不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

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在襄十一年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

不以壽終為鮮西門非魯朝正門

季孫命杜洩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

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遠之遷易羣臣懼

死不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

仲至自齊

仲壬來奔父喪

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

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

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

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

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亂大和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

以赦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孟丙

仲壬殺諸塞悉代反闕之外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仲尼

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已為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

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直覺

也德行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得臣以周易筮之遇

明夷之謙九變為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奔而歸

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為

入地中故日之數十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

為夷餒日之數十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

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

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日上其中日中盛明食日為二公

晡時為僕日昃為臺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

旦日為三卿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日在地中

早退故日而未融故曰為子祀旦為卿位日之謙當鳥故

融為當旦之時故曰為子祀旦為卿位日之謙當鳥故

曰明夷于飛離為日為鳥為變為謙日光明而未融

故曰垂其翼於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於行夷

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當三在旦故曰三日

不食時故曰三又非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

山敗火焚山為於人為言敗言為讒艮為言為言敗故曰

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而

見敗故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必諛言則離勝辟世亂則諛勝謙不足飛不翔謙道冲

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謙不足飛不翔謙道冲

不遠垂不峻翼不廣不能廣遠故曰其為子後乎翔不遠

歸必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以盡旦日正卿之卦體

魯卷四十四

公風堂

年廿一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傳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昭

子位在已上欲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在

四年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

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年廿三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傳邾人城翼翼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

城還旋上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

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也絕邾師過之乃推而壓也仆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

人怨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如晉晉人執之善曰晉人執

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訟曲叔

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

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

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

衆與兵而朝示欲以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弟良圖而

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必滅邾

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

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四十五 齊世家第五十五

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士伯御叔孫從者四
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先歸邾子士伯曰以魯莒
之難難樵採從者之病也將館于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
立而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范獻子求貨于叔
孫使請冠焉以冠為詞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
模法又予二冠為詞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
偽若不解其意不使豐出不吏人之與叔孫
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欲以貨免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
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廿四年 媯至自晉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札而叔孫使

梁其蹊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慨乃殺之右顧而笑

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
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

禮而歸二月媯至自晉喜得免歸尊晉也貶媯族所

廿五年 叔孫媯如宋傳入十月戊辰叔孫媯卒傳附昭公

定公五年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侯犯之叛
定公十年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

春秋經傳集解卷之四十五 齊世家第五十五

何忌帥師圍郕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武叔即不敢

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武叔使賊射

之不能殺射公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使郕

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

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偽

固陋授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譬之

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

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

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職在揚水

卒章之四言矣曰我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

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既叛魯又不事子盍求事于

齊而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

之宣言于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於齊齊人將遷郕民

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于齊與其

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郕民易取齊人

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于地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門

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于齊齊有

司觀郕將至觀其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

虛實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

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人侯犯止

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國故宿侯犯殿

每出一門帥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

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誅責其甲之數駟赤曰叔孫

氏之甲有物有識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

之數數甲四赤止而納魯人納魯圍侯犯奔齊齊人乃

致帥致其名簿也

叔孫州仇如齊傳武叔聘于齊謝致齊侯享之曰子叔孫

若使帥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

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

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

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國補遺 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

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獻公武武公之諱也

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

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禮入境問禁人之有學也猶木

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附

上士鞅 聘傳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一

左傳

季孫氏

莊公廿六年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非禮也

大夫非君命不越竟原仲

季友之舊也

公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固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春秋經傳集解

卷四十一

左傳

僖公十三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稱字者貴之公與小欽故書日自是季氏世為卿

六年秋季孫行父如晉傳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

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

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得過求何害

年十八季孫行父如齊無傳

莒弒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

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

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

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

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

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

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以五倫之法則

則吉違則凶以則吉違則凶以事以度功功以食嗣民養民之厚薄

作誓命曰毀則壞為賊掩也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用

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刑無

赦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周觀莒僕莫可

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

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保其人而利之名。以訓則昏。以教訓則為昏亂。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也。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啟。檮。傳。戡。衍。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高陽顓頊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

地官禹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鴻氏帝黃有不才子。掩義隱賊。蔽有義之人。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類之醜物之惡心之。是與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即驩兜。少皞氏有不才子。親密。天下之民謂之渾敦。開通之貌。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于護譖用其回邪。行人之讒。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即共工。求人之隱。以誣盛德之人。其好顯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也。善言告之則頑。德義不捨之則罵。不道。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



民謂之禱杙。即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

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財也。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

堯，賓于四門。賓，禮也。流四凶族，渾敦窮奇，禱杙饕餮，投諸

四裔，以禦魘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

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

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此舉八元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

時序，無廢事也。此舉八愷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此去四凶之功。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而為天子，今行父

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

免于戾乎。

國 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

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

我甚矣。為我與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太史克遇

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

固，又求自適。固，廢適也。為我流之于夷。今日必通，無逆命

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

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

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賊藏通竊寶者為軌亂

內為軌謂以子盜父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賊姦者不可不去

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

罪也乃舍之

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傳季文子以筆之功立武宮非禮

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取郭傳言易也

襄公五年辛未季孫行父卒傳大夫入欵公在位作階宰兀家

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

備珍室甲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

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國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孟

子之子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

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

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

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

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八十縷之有馬籩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七年城費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主役欲善季氏

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祿去公室故城費而季氏以強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傳季武子將作三軍魯唯上下二

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

軍各征其軍三家各征其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魯次國而效大國制三軍貢賦必重武子固請之穆子

曰然則盟諸知季氏將變乃盟諸僖閔之門詛諸五父

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

乘毀其私乘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

八者倍征使軍乘帥邑役入季者無孟氏使半為臣若

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叔孫氏使盡為臣

盡取子弟以父兄歸公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不舍其

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

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

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命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削弱日久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更討于魯襄昭皆如楚

昭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

卑公室也

舍中軍為季氏專魯祀先公為陽虎專季

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

季不欲親其議故假毀置于二家

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

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

各一皆盡征之以資於公

三家隨時獻公而公無民矣

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

昭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

莒翹于晉十三年晉將討魯故辭公

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

莒兄其執政貳也

有二心而助莒

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不獨失魯

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

卿從之

從至晉謝之

平子曰然則意如乎

時為上卿

若我往晉必

患我

謂見執

誰為之貳

副也

惠伯曰椒既言之矣

椒惠伯名

敢逃

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

要也

要結也

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

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間也伺晉之禍伐取朝歌襄二十三年齊納栾

盈不克伐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

跂跋涉也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離俞與邯鄲

勝趙旃子食擊齊之左左軍持曰持止也晏萊焉齊師退

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遠大之功以魯之密邇于齊而又小

國也齊朝駕而夕極也至于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

其憂亦曰庶幾有益于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

侯之勉于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

憚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

其毋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
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襄公十年傳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

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諸侯

言時計功舉得時動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

也計功則借人也稱伐于三等為下言時則妨民多矣

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

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

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而昭所獲焉以怒

春秋左傳卷四 魯

之亡之道也。

廿九年傳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公還及

方城季武子取卞魯邑取使公治問問公起居璽書追而與

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

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

疏也欲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以疏已對

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

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

致其邑於季氏還所得邑于季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家曰欺其君何

必使余季孫見之見就則言季氏言其政事如他日前不見則

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

賞也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

國襄公如楚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

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于臣其威大矣不能令于國

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

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

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

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于君也若不克魯若

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夙之事

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古者大夫

稱璽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

子曰子肱股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是利何必

卞利便卞有罪而予征之子之諫也諫役也又何謂焉予

治歸致祿而不出祿米邑曰使余欺君謂予能也能而欺

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昭公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傳 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

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衛大魯小公曰何

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不韋魯降婁食于不韋未及

四月今二月於是有災魯實受之魯受其餘其大咎其

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

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二

曰因民因民所利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傳 晉侯謂伯瑕曰即士文伯吾所

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從順從所言也對曰不可六物不



同歲時日月星民心不一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

則治官居職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

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

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也多詳辰而莫同何謂辰

如北辰大辰之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一歲日月十二

類其義莫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

季武子寢疾驕固不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

士唯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言失禮

皆知微者唯君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善固存禮

九年冬築郎囿傳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

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勞之也

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社者羣陰之聚

侯用幣於社社位上公故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

之禁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

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

六月今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陰氣未動而侵陽災

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平子以六月非正月故大史言

在此日過分而未至過春分未夏至三辰有災日月於星於是乎百

官降物素服君不舉辟移時日辟正寢過樂奏鼓祝用幣史

用辭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日月不安其舍故食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嗇夫主幣者此月朔夕謂也已月正陽之朔當夏四月

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

矣安君之災是不君其君也

定公五年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傳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

申卒于房陽虎將以與璠飲璠美玉君所佩仲梁懷弗與亦

家曰改步改玉昭公出季行君事佩璠璠祭宗廟今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璠陽虎

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君謂平子子何怨焉

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不狃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

敬之勞仲梁懷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逐懷也

六年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郟

公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今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通下也

三年公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魯黨范氏故懼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常桓子

付以後事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桓子

勅勿從死桓子

妻女也則肥子康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公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

臣曰常自稱為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

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辟位公使共劉視之

劉魯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

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者召正常正常不反

廿年附語

國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闕

門與之言闕闕也皆不踰闕祭悼子穆伯父康子與焉

酢不受徹俎不寔禮主獻賓酢不受姜不親受也宗不

具不繹宗宗臣主祭祀之禮不具繹不盡飲則退飲也

繹畢而飲不盡飲禮而退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

禮矣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文伯季悼子孫穆曰主亦

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

子曰雖然肥願有聞于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

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

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朝與之言弗應從

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家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

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

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在路門內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

合家事于內朝家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

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治治季氏之政

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附圖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焉小睹

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

毋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

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請之也而復

之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懼于季孫康子之怒也位尊又為大宗其以歎為不能事

主系其毋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

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

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勞苦則逸則思儉約

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

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

祖識地德禮天子春分朝日示有尊也大采衮也祖習也地德所以廣生天子公卿因朝日以脩
 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治陰教而紀天日中考政與
 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脩其事也師尹大夫惟陳
 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旅衆士牧州牧
 相國相皆百官政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之所及宣徧序次也夕月以秋分朝日以五采夕月三采載天文也謂馮相
 氏保章氏與太史司之此因夕月而共敬覲天法考行
 變以知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九御九而後
 妖祥也即也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
 刑夜傲百工官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
 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

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也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
 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
 縣填當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紕紘紕纓之無綏者卿之
 耳者適妻曰命婦歲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
 內子為大帶內子命婦歲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
 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賦功春分祭
 桑之屬冬祭曰烝男女效績功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
 畝五穀布帛之功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而下誰敢淫心舍
 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大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
 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敬我曰必

魯風堂

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之母欲室也。也文伯饗其宗老，宗人主而為賦也禮樂者。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繩卜室之族也。也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不與也也。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謀不犯禮，詠詩見意。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于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

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聲涕，出為洵。無搯。音叩也。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輕于禮為加，降重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處女知不如婦，童子知不如丈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季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附檀弓穆伯之喪，敬姜晝哭。哭夫文伯之喪，晝夜哭。哭子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出入公室未常

春秋紀事本末 魯人

與俱觀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
其所行 行哭失聲友臣無感戀之哀斯子也必多曠于禮矣夫
妻妾效私情之痛

南蒯之叛

昭公十年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

蒯南遺子南蒯謂子仲即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

更代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

叔仲帶子武子子叔孫昭子

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

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

子使自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媿也及此

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若不廢君命則固

春秋紀事本末 魯 昭公十年 冬十月 公子慙出奔齊 傳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

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逃，其副先歸。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憂患湫愁之貌。深思而淺謀，通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坤下坎上，此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

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坎險故強，坤順故溫，強而溫，斯為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上，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非下不共，不得其飾。裳，非事不善不得其極。失中，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元也，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參美盡備，猶吉可如筮。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杞，枸杞生於圃，非宜。從我者，子乎。子者美稱，從我者為男子。

魯朱句 和六 公風堂

去我者鄙乎。背我者是為鄙倍其鄰者恥乎。倍叛親隣必有耻辱已乎已

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

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傳：叔弓圍費，南蒯以費叛。弗克敗焉。平

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

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

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

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民疾惡而怨叛是為南蒯結聚其衆若諸侯皆然，

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四年傳：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初慮癸。二人蒯家臣偽廢

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

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

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

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也？不

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

公曰：叛夫。戲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

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初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

子致之。

陽虎之叛

定公五年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

六年

二月公侵鄭傳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虎將逐三桓使得罪于鄰國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鼎成之昭兆寶定之盤盤華帶以鏡為飾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

魯大司馬

公風堂

之子諸侯苟憂之憂恤昭公助衛納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

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覆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唯

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

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春取

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強使正卿報夫人之

聘晉人兼享之賤魯不復而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若為虎請晉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

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

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強設請託之詞令晉素知其將取入

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

之衢

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

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

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夾擊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不度禍難而攻齊汝

必當死苦夷曰季家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公孫
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

皆坐列志無闕曰顏高之弓六鈞百八皆取而傳觀之陽

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也

偃且射子鉏高偃仆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

勇吾志其目也志射其目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先其

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詐呼猛在後殿

二月公侵齊志未得三月公至自侵齊傳公侵齊攻廩丘之

邪主人焚衝齊焚魯或濡馬褐馬以救之遂毀之毀邪主

人出廩丘人師奔魯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

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

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夷

俘名之曰陽州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

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

始尚羔禮卿執羔大夫執雁魯則

賈誼新書齊人攻魯道亶父時宓子賤治亶父父老請曰麥已

春秋左傳卷之六
魯
公風堂

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
資寇三請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
讓之曰哀哉民也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
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
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
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
之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從祀先公從順也將正閔僖位次所順非一故通言先公盜竊寶五大弓虎為家臣
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傳季寤桓子弟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

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
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
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
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
季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
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
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處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
盾夾之鉞劍盾干也虞人之官以鉞盾夾衛桓子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

春秋已蓋公風堂

責音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
 聞命後也晚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速其死死無益
 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
 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
 人以為公期孟氏築室於門外實以備難偽為林楚怒
 馬及衢而騁孟氏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閉門有自
 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及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
 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
 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舍于五文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于徵死徵召季氏將殺何暇追余從者嘻速
 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
 孫懼而歸之歸季子言寤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辨音
 邠陽虎入于謹陽闕以叛叛不書
 公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文三年躋僖公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
 公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
 徵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



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職而饒其板饋板

器蓋板以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饋板

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姊妹之子謂之

出御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累

季氏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

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

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駮馬駮素

樵馬而使走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氏門

然而甲起於琴如甲處父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脫解脫

舍然息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

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職而曰彼哉彼哉指處趣駕

既駕公歛處父帥師而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

者何璋判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弓繡質質拊

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髯也

得寶玉大弓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

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

師驚魯師見火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

敗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于施氏矣施氏

九年

春秋紀事本末 魯卷四 公風堂

卷之五十三 五十三 本原堂

魯大夫鮑國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
入魯仕于施氏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
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
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
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親富不親
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
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
東之陽虎願東欲西奔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缺
其軸缺刻麻約而歸之刻其車軸使易毀折以麻載葱
靈輜車有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葱靈
障蔽者

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附淮南子陽虎之敗魯人閉門而捕之圍之三匝虎奔及門門
者出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
出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襜祛薄腋出之者怨之
曰我非故與子友也為之蒙死被罪而反傷我乎既魯
君聞失陽虎大怒問所出之門有司拘之不傷者被罪
而傷者獨蒙厚賞

韓非陽虎去齊之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吾居

水火已下天 魯大 公風堂

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齊
 薦三人一人得近君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
 罪近君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
 不及而止簡子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
 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東門氏

宣公八年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有疾遂還

非禮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也 祭也 壬午猶繹萬

入去籥

繹又祭所以賓尸萬舞各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知卿佐喪不宜樂而猶繹故舞去籥惡聲聞

傳

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十四年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 見晏桓子 與之言魯

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

歸父 其亡乎懷於魯矣 懷思

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成公十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歸父弟俱 襄仲子

春秋紀事本末

魯

卷四

五十四

叔盼氏

宣公十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卒傳公母弟也凡

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父在則以父為尊故

為尊故凡稱弟皆母弟也庶弟不得稱公弟

殺其曰公弟叔盼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

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

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

也以取貴乎春秋

成公八年公孫嬰齊如莒傳逆也因聘而自逆婦

十一 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傳聲伯之母不聘

叔肝妻無媒禮 穆姜曰吾不以妻為如姜宣公夫人昆弟之妻謂為如生聲伯

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

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卻犇來聘求婦

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白為獸猶不失儷

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卻犇其禍必致死亡婦人遂行生

二子於卻氏卻氏亡在十年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

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

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誓不復為婦

國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卻犇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

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平讓耶抑知其不

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重莫如國棟莫

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

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疾疫厲易移也苦成氏有三亡少德

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上專國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

也其君驕而多私私驕臣勝敵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幸之屬立

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不因民所惡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

所始言卻氏多怨民所始伐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

魯大邑

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言鮑氏若有禍兆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十七年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傳

初聲伯夢涉洹

音桓水名

或

與已瓊瑰食之

瓊五瑰珠也食珠玉舍象

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

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

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狸脰而占之曰余恐

死故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衆人繁多而從

我又過言之之莫暮而卒

襄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會吳于向傳於

是子叔齊子

叔老字聲伯子

為季武子介以會

魯使二卿會自晉敬事霸國

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廿二年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昭公二年

夏叔弓如晉

傳

叔弓

叔老子

聘于晉報宣子也

此春晉來聘

侯使郊勞

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

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

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

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

祿榮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

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

謂稱舊好先國

後已甲讓也。如稱敝邑之弘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夫子近德矣。

年十五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傳春

將禘于武公戒齋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

赤黑之侵非祭祥也喪氛也侵妖其在涖事乎二月癸

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為去樂

年廿一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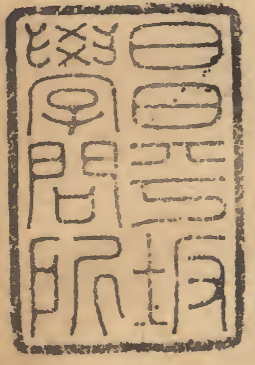
秋七月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

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

同道也至相過也二分日夜平故言同道其他月則為

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憂昭子曰子

叔將死非所哭也精爽已逝八月叔輒卒



文化庫午

